

刘维治 著

元白研究

刘维治 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序

□卞孝萱

据我回忆,十几年中,我与刘维治同志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1980年他从沈阳到扬州,向我谈硕士学位论文;第二次是我从南京到沈阳办事,他到我的下榻处看望我;第三次是1998年我和他都赴河南孟州参加韩愈学术会议。我与他年龄相距很大,地方相离很远,见面次数很少,由于二人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所以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滔滔红尘之中,这种真挚纯洁的友谊,是弥足珍贵的。最近,维治同志的《元白研究》书稿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嘱为序言,欣然握笔。

这部以研究元稹、白居易为主题的文集,收集了十六篇文章。其中十一篇是维治同志所撰,涉及元、白生平,创作背景,诗歌类型、寓意、艺术特色,对后世的影响以及他对学术界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等等。或发现新问题,或将旧问题向纵深方面开拓,篇篇有新意,而且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具有学术价值,值得同行注意。五篇是维治同志所译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冈田充博、

下定雅弘、高桥美千子的文章，或取其选题、视角、论点新颖，或取其对中国学者的某种观点提出质疑，使不懂日文的同行开阔眼界，起着促进中日学术交流的积极作用。

我的儿子卞敏，与维治同志同学，我了解他的学术历程和造诣，并与他合作过（有三篇共同署名发表），为《元白研究》撰序，我是最适合的人了，故盛暑挥汗而成之。

1999年7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	(1)
---------	-----

上 编

元稹叙论	(3)
前言	(3)
(一)元稹的家世与少年时代	(4)
(二)元稹的恋爱与婚姻	(11)
元稹的恋爱与《莺莺传》	
元稹的婚姻与悼亡诗	
元稹结识的另外几位女性	
(三)元稹的仕途	(33)
为陆贽鸣冤叫屈	
在水贞革新余波中	
出使东川与分务东台	
贬居江陵	
召回长安后的意外打击	
在通州	
谋刺裴度的于方案件	

在同州刺史任上	
浙东七年	
去鄂州	
(四)元稹诗歌创作的思想意义及艺术特色	(61)
(五)元稹的诗论	(95)
(六)元稹的交游	(102)
元稹与白居易	
元稹与刘禹锡	
元稹与李德裕	
(七)元稹的病状及其死因	(128)
[附]元稹	(135)

中 编

《白居易传》前言	(157)
对《略论白居易晚年诗中积极意义》一文的两点意见 ..	(162)
从“千花百草无颜色”到“六宫粉黛无颜色”	(171)
《长恨歌》讨论之我见	(177)
关于白居易《长恨歌》与杜甫《哀江头》之比较	(184)
白居易江州时期心态与《琵琶行》作意	(198)
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	(208)
白居易咏物诗创作背景、类型及寓意	(219)
白居易诗中三月三节俗考	(228)
杜牧为何诋谏元白诗	(237)

下 编

从词语繁复看唐代文学中的白居易

(〔日〕川合康三)	(247)
“诗魔”与“闲吟”	
——关于白居易创作情况考察(〔日〕冈田充博) ...	(263)
白居易中书制诰“旧体”与“新体”分类的研究	
(〔日〕下定雅弘)	(283)
白居易、韩愈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比较	
(〔日〕川合康三)	(311)
关于元稹记梦诗的研究	
(〔日〕高桥美千子)	(333)
附录：日本关于元稹研究论文资料一览表	
(〔日〕梅田雅子)	(356)
后记	(359)

上 编

元稹叙论

前 言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小说作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元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日趋尖锐的中唐时期。历经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他目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剥削的残酷,民众的苦难,写过一些诗歌发泄自己的感慨和愤怒。作为兴起中唐诗坛新乐府运动的中坚,他同白居易一道形成了一个浅切诗派,同韩愈、孟郊的险奇雄怪诗风截然不同,丰富繁荣了中唐诗歌。入仕以后,在他职权范围之内,还采取过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改革措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元稹热中名利,利用当时新、旧官僚之间,朝官与宦官,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投机钻营,爬上高位,是中唐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文试就元稹家世、仕宦交游、恋爱婚姻、诗歌创作和诸方面作较全面介绍与分析,以期有助于元稹研究的深入,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在下列三个方面有所得:

1、对元稹同莺莺恋爱悲剧的社会意义认识。他在婚娶高门韦氏以后，始终未曾忘怀莺莺，一些怀念莺莺的篇什透露了元稹内心深处的隐情。分析这些篇章所反映元稹复杂内心世界，目的不在于开脱元稹在这场悲剧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是通过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使人们加深对这场悲剧理解，这是历史上个人性爱与封建婚姻制度之间冲突，结局是以个人性爱追求的失败告终，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的，而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负心”。

2、作为元和浅切诗派创始人之一的元稹，在发展繁荣中唐诗歌有独特的贡献。他的新乐府诗歌创作和诗论都为白居易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没有这个借鉴和基础，白居易就不会有当时那样大的成绩，没有白居易的发扬光大，元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显著和重要。通过元、白二人在政治思想、诗歌创作方面的异同的比较，使我们看到作家相互之间的支持、谅解借鉴对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多么重要。这应是元白诗派所形成、乃至唐代诗歌繁荣原因之一。

3、考证了元稹的病状及其死因；还对一些篇章的作意提出了自己看法。

由于水平所限，恐力不从心，本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古训，几经反复，这块引玉之砖或许终能成形。

（一）元稹的家世与少年时代

元稹出身于一个父老、母少，受异母兄歧视的破落的官僚家庭。

元氏出自拓拔氏，为鲜卑君长。至什翼犍始号代王。至珪、始建魏，至宏，始改姓为元。北周时，复姓拓拔。隋时，又称元氏。元稹是什翼犍（昭成皇帝）之十四世孙。七代祖祜，魏敷州刺史（《隋书·元岩传》），六代祖岩，字君山，仕北周，累迁内史中大夫、昌国县

伯，入隋，拜兵部尚书、进爵平昌郡公，终益州总管长史。（《隋书元岩传》）。高祖义端，魏州刺史（《元稹志》）。曾祖延景，岐州参军（《元稹志》）。祖悱，南顿县丞（《元稹志》）。父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赠尚书右仆射（《元稹志》）。母郑氏，荥阳人追封陈留郡太夫人。元稹于大历十四年己未（七七九）生于西京万年县靖安坊。当元稹出生的时候，元稹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

父：元宽，五十岁左右（据元沂、元稹年龄推测）

母：郑氏，三十三（据白居易《郑氏墓志铭》元和元年，年六十岁，逆推）

兄：元沂，三十岁左右（据元稹年龄推测）

二兄：元稹；二十七岁（据元稹《……河南君墓志铭》元和十四年卒六十七岁逆推）

大姐：陆翰妻十岁（据《姊志》贞元二十年卒、年三十五岁推算）

二姐：真一，四一九岁（据陆翰妻，元稹年龄推测）

三兄：元积，二岁（《元稹志》云：“先府君违养之岁，前累月，而季父侍御史府君捐馆，予伯元……，叔、季皆十年而下。”“叔”指元积，“季”指元稹。此年是贞元二年，元稹八岁，元积不到十岁，应是九岁，可见积长于稹一岁。

上述情况说明郑氏非元宽原配。白居易撰《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省称《母志》）时未说明。郑氏母子的地位完全依赖元宽是无疑的，而当贞元二年，元稹八岁时，父元宽卒，而前几个月叔父元宵也卒，结果，郑氏母子处境随着元宽之死而发生了变化。当时大兄元沂为蔡州汝阳县尉，二兄罢湖丞。郑氏母子不见容于元沂元稹，便携带元积、元稹赴凤翔，因为元稹的舅父、姨母均居凤翔府。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给元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忆昔凤翔城，韶年是事荣。理家烦伯舅，相宅尽吾兄”（《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说明了郑氏母子并没有从长兄那里得到资助，而完全依赖伯舅了。这种境遇就决定了元稹少年时期备尝了贫

寒拮据之苦。元稹母亲郑氏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先夫人备极劳苦，躬亲养育。截长补短，以御寒冻，质价市米，以给哺旦。依倚舅族，分张外姻。奉祀免丧，礼无遗者。”（《告赠皇考妣文》）由于家境贫寒，二姐不得不出家为尼。《母志》未言元稹的二姐何故出家为尼，一个未婚的女子去做尼姑，不外两种原因：①信仰佛教②生活没有依靠。如系前者，白居易正可泻染其事何以避而不言呢？自元宽卒后，元沂、元稹不肯养活郑氏以及元积、元稹，当然也不肯养活元稹的二姐。她做尼姑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以减轻寡母的负担。

随着家境贫寒而来的即是子女就学问题。郑氏因“家贫无师以授业”便“亲执诗书诲而不倦”（《母志》）。特别是当元稹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儿童，有父兄为之延师就读时，内心充满了屈辱，十分羡慕那些幸运的邻里儿童。但好学的元稹也不肯甘居人后“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因家贫无业，教育子女的担子也落到寡母身上。逆境往往可以造就人材。贫困无业是元稹生活上的不幸，但对他性格意志的磨炼却又是幸事；求学不易，便知发愤。没有师训，便大大增强了他学习的自觉性；父亲早亡，失去了严厉的训导，但却使少年儿童天性得到多些的自然发展。一般说来，孤儿寡母的处境困窘，最容易使儿童形成谨小慎微、畏葸疑虑默然内向的性格，但元稹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好动不好静，资性锋锐。元稹所说的“舅怜，不以礼教检”“伯舅各骄纵、仁兄未摧抑”就是形成这种性格的客观原因。元稹是勤奋好学的，九岁就跟从姨兄胡灵芝学诗，常常到别人家借书，边走边看，并跟姐夫陆翰学习经书。没有固定的教师倒是可以博采众长。特别是严峻的现实生活给元稹上了更为生动的一课。唐王朝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酿成动乱的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元稹处于边镇凤翔，对于危害中央集权的藩镇割据尤有深切观察与体会。边镇落在辖区之内，任意盘剥百姓，或者率众作乱、或者拥兵自固。怒则刀枪相火拼，喜则连衡以叛上。中央集权无力控制，便默许认可他们

的胡作非为。底下的百姓却是不堪其苦。正是这种严酷的生活现实使少年时期的元稹受到了极深刻的触动以至“心体悸震”若不可活。当他从书传当中了解到治理兴衰的初步道理时，就自然把所读的书同所观察的现象结合起来。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当他得见陈子昂的《感遇诗》时，就对现实主义诗篇中所体现出的壮烈情怀所打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而对现实主义伟大诗人杜甫的反映安史动乱苦难的诗篇更是赞赏不已，“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叙诗寄乐天书》）。这样元稹少年时期的不幸生活遭遇使他对诗歌领域中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元稹后来作新乐府，鼓吹干予教化的传统同他这一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说不幸的遭遇使他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一些苦难，加深了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不甚严格的管教却使他得以无拘束地深入社会上去饮酒走马，养成了不拘小节放浪恣肆的性格，这大大丰富元稹的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他所师从的姨兄胡灵之不仅善笔札而且习骑射。元稹跟他年龄相差不多，脾气十分投合，舅父可怜他，“不以礼数检，故得与姨兄胡灵之辈十数人为昼夜游”。他们这群少年都作些什么呢？

①凭吊古迹：“凭吊弄玉楼，饮酒斗诗狂。”

②观看赌博：“西州戎马地，贤豪事雄特。百万时可赢，十千良易惜。寒食桐荫下，春风柳林侧，藉草送远游，列宴酬博塞。”（《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

③欣赏歌舞：“菱蕤云幕翠，灿烂红茵艳。脰缕轻似丝，香醅腻如织。将军频下城，佳人尽倾国。媚语娇不闻，纤腰软无力。歌辞妙婉转，舞态能剌刻。箏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同上》）

……华奴歌《渐渐》，媚子舞卿卿（军大夫张生好属词，多妓乐，歌者华奴，善歌《渐渐盐》。又有舞者媚子，每觥令禁言，张生常令相

挠)《答姨兄》)华奴,媚子是元稹最早认识的歌者、舞者。

④走马行猎、饮酒作歌:“常随猎骑走,多在豪家匿。夜饮天既明,朝歌日还昃。”元稹酒量是惊人的。自称九岁时,“饮酒至斗余乃醉”《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虽不无夸张,但元稹少年时便养成嗜酒习惯却是确实的。“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

这种独特的生活际遇养成了元稹不拘礼法放浪恣肆的性格。他后来与莺莺的一见钟情,大胆相恋无疑同这段开放的生活有关。在仕途中元稹屡受挫折不肯退缩百方钻营一求一逞,这种近似冒险的举动在纷争多变的官场上往往表现为孤注一掷,突然的高升腾达与瞬间的倒台倒象大赌博。当然这种有限度的无拘束的往来游戏也在随着元稹年龄增长而变化,当他看到许多同辈人得到了功名的时候,当他对“糟浆闻渐足”的时候,他也感到“荒狂岁云久,名利心潜逼”,再加上“亲朋屡相敕”,元稹开始从游戏宴乐中觉醒:“书剑讶无成,抵壁惭虚弃,弹珠觉用轻”。(《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他决心要攻学问,取功名了。“学问攻方苦,篇章兴太清。囊疏萤易透,锥钝股多坑。笔阵戈矛合,文房栋桷撑,豆萁才敏俊,羽猎正峥嵘”(《答姨兄胡灵之五十韵》)看来积习难除,坐住冷板凳并非容易事。不过元稹还是有毅力的。他自己管住了自己:“亦从酒仙去,便被书魔惑。脱迹壮士场,甘心竖儒域。矜持翠云管,敲断黄金勒。屡益兰膏灯,犹研兔枝墨。崎岖来掉荡,矫枉事沉默。隐笑甚艰难,敛容还岌岌。”(《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

“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复天下穷”这句脱胎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句很形容地概括了少年元稹的志向和抱负。勤苦攻读获得初步成果。贞元八年冬,十四岁的元稹赴西京应试,通二经擢第。元稹为什么不由进士而由明经出身呢?因为唐时科举“其进士,大抵个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选举,历代制(大唐)下、六》)王定保《唐摭

言》卷一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元稹不由进士而由明经出身是避难趋易。虽说是趋易避难也只是相对而言，据《全唐文》卷五五五韩愈《赠张童子序》说：“……天下之明二经常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至具考试……有终身不得与者焉。”元稹在这种形势下十五岁登科也足以显示出他的才气非凡。

这次考试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元稹的上进心，“自是苦心为文，夙夜强学”。（《叙诗寄乐天书》）得明经出身就为踏入仕途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当元稹的诗作得到了当时长安城中官场要人赏识时，这是唐时文人进身仕途不可缺少的步骤。据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京兆翁（郑云逵）深相骇异。秘书少监王表在座，顾谓表曰：‘使此儿五十不死，其志义何如哉，惜吾辈不见其成就。’”这一切，也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元稹母子在元氏家族中的地位。也就是在元稹及第这一年，他又搬回了靖安坊。这显然是元沂、元矩对元稹另眼相看缘故。元稹的读书条件也大大改善了，在凤翔时是“借书”而读，现在则是“因捧先人旧书，于西窗下钻仰沉吟，仅于不窥园井矣”（《海姪俸等书》）。（由此可见靖安坊宅中所藏的先人旧书，不得携至凤翔，如今元稹得回，二位长兄的态度转变，使元稹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了深一层的体会。）元稹读书之暇游行长安的曲江池，面对一片春光，心潮起伏，追古抚今感慨万千，写下了洋洋千言长诗《代曲江老人百韵》，以曲江边老人口吻叙唐王朝的兴衰治乱，词采华美属对工切，诗中流露了对开元盛世升平景象的追慕，也反映了诗人对富贵荣华的向往，对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安史之乱，诗人则予以斥责，同时也流露了人生如过隙的惆怅之情。诗中是这样描绘开元间盛景的：

“……豪家礼渐湮，老农羞荷锄，贫贾学垂绅。曲艺争工巧，雕

机变组训。青鳧连不解，红粟朽相因。山泽长孳货，梯航竞献珍。翠毛开越俊，龙眼弊段闽，玉饌薪然腊，椒房烛用银。铜山供横赐，金屋贮宜嘏。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辉光随顾步，生死属摇唇。世族功勋久，王姬宠爱亲。街衢连甲第，冠盖拥朱轮。……竟蓄朱公产，争藏邴氏缙……斋斗冬中韭，羹怜远处蓴。万钱才下箸，五酖未称醇。曲水闲销日，倡楼醉度旬。”

这是豪家贵族醉生梦死的写照。对于安史之乱诗人则是这样描述：

“那知遽构屯，奸心兴桀黠，凶丑比顽嚚。斗柄侵妖彗，天泉化逆鳞。背恩欺乃祖，连祸及吾民。獫狫当前路，鲸鲵得要津。王师才业业，暴卒已瞿瞿。杂虏同谋夏，宗周暂去幽。陵园深暮景，霜露下秋旻。凤阙悲巢鹏，鹳行乱野麇。华林荒茂草，寒竹碎贞筠。村落空垣坏，城隍旧井堙。破船沉古渡，战鬼聚阴燐……”

最后老人慨叹：“虚过休明代，旋为朽病身。劳生常矻矻，语旧苦谆谆。晚岁多衰柳，先秋愧大椿。眼前年少客，无复昔时人。”这无疑也是元稹的慨叹。元稹虽年仅十六，但困顿的生活遭遇使他尽快地认识人生。这篇长诗不难看出元稹是有意模仿杜甫。创作不等于模仿，但往往从模仿开始，十六岁少年能如此布局谋篇，遣词造句也是难能可贵的。

毕竟元稹同二位长兄年岁差距太大，元稹于靖安宅处读书而外似乎与二位兄长往来颇疏。而且，不久，元稹好友姨兄胡灵之也来西京，寓居永寿寺，对元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脾气相投的伴侣在一起游行会增添无穷乐趣，所以元稹也就搬出靖安宅居西京开元观，与胡灵之为邻。他与胡灵之“观松青黛笠，栏药紫霞英。尽日听僧讲，通宵咏月明。”（《答姨兄》）元稹住在开元观，除了同交好的

姨兄交往而外，对其他人大都漠然视之。当时李宗闵就住在元稹隔壁，但却象隔着山一样。倒是李宗闵先来拜访元稹。而且是“十过乃一往”，尽管元稹如此“骄顽”，李宗闵倒还是十分看重元稹，并把元的文章介绍给辛辛丘度、庾敬休。元稹也就逐渐同他们互相往来，在一起无非奉行当时文人一般风尚即清高孤守。所谓：“食柏练玉颜。疏懒日高卧，自谓轻人寰。”《台中鞠狱忆开元观旧事……》“工琴闲度昼，耽酒醉消炎。几案随宜设，诗书逐便拈。灌园多抱瓮，刈藿乍腰镰……语默君休问，行藏我讵兼……。”（《开元观闲居酬吴士矩侍御三十韵》）不过是待价而沽，相时而动韬晦之计。但对于时事，元稹却是时时观察着的。在这一时期结识的朋友当中和杨巨源关系较好，二人经常同游，往来酬答。当然关系最密切的还是胡灵之：“早岁颠狂伴，城中共几年。有时潜步出，连夜小亭眠。月影侵床上，花丛在眼前……”（《寄胡灵之》）。

元稹自贞元九年及第由凤翔搬入长安。直到贞元十五年（七七九）二十一岁时，才在河中府谋到一个小官。元稹虽系明经出身，但并不能马上得官，得有人推荐才行。唐朝科举制度规定，“得第后不即释褐，或再应皆中，或为人论荐，然后释褐”。（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新旧唐书》十三《登第未即释褐》）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云：“忆昔西河县下时，青衫惟悴宦名卑”。卑小的官职在元稹一生仕宦途中不过是一个小小开端，随着元稹的腾达，很快就成了被遗忘的过去，但他在仕于河中府中却发生了一件流传千古的韵事，那就是与“崔莺莺”恋爱。

（二）元稹的恋爱与婚姻

元稹的恋爱与《莺莺传》

《莺莺传》是元稹与崔莺莺恋爱、幽会、离异全过程的写照。传